

我的匆匆那年

致青春

◎刘颖

我的家乡在遥远的川北山区，那里的山又多，一座连着一座，青翠、挺拔，像年轻的人们手牵着手。

我家对面的山后面，再隔四五座山，那里是我们县里最偏远的的一个乡。我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在那个乡里最偏远的的一个山村教书。

那地方也实在太偏僻了，我是那年9月中旬去那里的。天没亮我就出发了，坐了两小时的汽车，再沿着河谷的道路步行，然后又爬山，步行了近10个小时，直到天黑我才到达那个学校。这是我有生以来步行时间最长的一次，现在想起来腿都觉得疼。

学校里还有一位老师，高中没毕业就来当代课教师了。他的家就在对面山上，两山对峙，可以隔空喊话，如果要下山再上山回家，却需要大半天。所以他住在学校里，只有周末才回去一趟。

学校里没有通电，晚上要靠煤油灯照明。他给我煮了面条，吃着吃着，却发现面条里有蛀虫，又累又饿的我，只好拔掉虫子继续吃。

第二天早上我才看清楚学校的模样。学校是老式的木楼，从墙缝可以看到用木板钉起来的桌椅，泥土地面凹凸不平，墙上还有漏雨的痕迹。这里没有操场，唯一的平地放着一张石板制作的乒乓球台，这就是孩子们课间活动的地方。

孩子们陆陆续续来到了学校，那些衣衫破旧的孩子们，一看到我欢呼雀跃，“老师来了！老师来了！”快乐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。他们围拢过来，像是等来了救星一样，笑着，跳着。开学已经十多天了，他们每天都到学校来，没有老师，只好失望而归。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，我忘掉了长途跋涉的艰辛。

家长们也闻讯赶来了，有的送来了蔬菜，有的送来了鸡蛋，我坚持不收，让他们去卖掉供孩子读书，他们说，这些东西山村家家都有，卖不出去。他们说的都是同样的一句话：“老师来了，娃儿们读书就有着落了。”

后来给孩子们报名登记，竟然没有一位孩子能够缴足学杂费，缴上来的也都是用角币拼凑起来的。

晚上，我批改完作业，就给初恋女友写信，诉说无限的思念与寂寞。她也在另一个县的偏远山区教书。漆黑的夜，想到室外走走，四顾却难以发现一处灯火。偶尔有动物的嚎叫声划破寂静空旷的山谷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我只好躲回室内，关紧门窗。

每晚都写信，信写好却不能及时投递，一周下来，就厚厚一叠。星期天早早下山，走路去乡里，专程把信件投进邮箱，再走路回来，要走到日落西山才能回到学校。写信，等回信，就成为每天沉甸甸的心事了。邮政所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，有时信封和邮票都买不到，要向乡上的其他老师买。

每次寄出的信都有二十多页，字字含相思。可是一周又一周，一直都不见她的回信，一次次踉踉而回，回程的路因为沮丧而变得更漫长，更疲惫。有一次投信时，居然发现邮箱都塞满了，天啊！这是有多久没人来收信了啊！

两个多月后，我终于收到了一封信，女友说我怎么不给她写信了？信中充满了委屈和责怪。可是我明明每周都寄信了啊。那个学期，我只收到了两封信。信呢？我的信都到哪儿去了呢？

思念，因为崇山峻岭而变得遥远，并且沉重。

最纯净、最浪漫的初恋，最终，败给了距离。我把我的初恋收藏在那山里了。

寒假快来的时候，我去乡里用我的工资把孩子们欠的学杂费全部缴完，至此，我身上剩下的钱，比我进山时还少。我就要离开那个山村了，我没有把不再回来的消息告诉孩子们，只是告诉欠费的孩子们，不用缴费了。我把寒假作业布置好后，当天上午就离开了。走着走着，突然想起也许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些孩子们了，酸楚难忍，于是又返回想再看一眼。却发现有些孩子坐在教室前面的石阶上，闷闷不乐，没有回家，也没有像往常那样放学后玩啊跳。我不敢惊动，怕我自己也会泪流满面，迅速下山，走上回家路。

回首往事，已经无关得失。一段青春时光，奉献在了寂寞的深山里，陪伴过那些孩子们成长，不问回报地付出过，等到回忆起来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幸福的。

今年11月初，我去了一趟厦门，在厦门大学的美容隧道里，不免触景生情。那里是厦大学子们自由发泄、发挥和表白的地方。我也在那里驻足找自己，找再也回不来的青春。

找着找着，我心乱了！乱了！

无论在哪里，我们一定要幸福！

等车时分

城市写真

◎余庆卿

这天早上，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包车外出参加活动，约好在中学门口会合。

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，我从家里出来，先到点心店买了早点，然后慢慢地走着来到中学门口，边吃边等。

上午8点左右，正是上班早高峰，路上来去的都是行色匆匆赶着上班的人。假如不是外出参加活动，此时此刻的我，恐怕也早就在学校里开始又一天的工作了吧。和往常相比，这会儿站在路边等车的我，倒显得格外悠闲了。

地面已经洒过水了，有点湿漉漉的，各种私家车来来往往，穿梭不息，但因为接近路口，速度都不快。倒是许多骑摩托车和电瓶车的人，戴着口罩，套着挡风的外衣，一阵风似的从两边穿过去了。离路口十多米的地方，年轻的交通管理志愿者挥舞着一面小红旗，指挥着他们进入非机动车道行驶。几位大妈，身上穿着统一的中式武术服，精神焕发，说说笑笑从我身边经过，大概是从公园里锻炼回来了吧。一位黑黑瘦瘦的清洁工骑着三轮车在学校门口停住，跳下车，取下扫帚和畚斗，仔细清扫着校门口门口的落叶和不多的垃圾。扫干净了，不慌不忙地上车，继续朝下一个目标进发。

“嘀嘀——”，身后传来喇叭声，我赶紧往旁边让让，只见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来到校门口。车上下来的中年妇女，从后备箱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，径直走向门卫处。回来的时候，她手上的袋子不见了，车子又急急地开走了。这是谁的妈妈，记挂着天气转凉了，急着给孩子来送冬衣么？

我正胡思乱想着，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，身上穿着一身蓝白相间的旧运动服，腋下夹个编织袋，犹豫地从校门口经过。他看看我，然后像是忽然鼓起勇气似的用本地方言问：“这位大姐，市政府怎么走啊？”被一位老人称

等不了

有所思

◎红尘一书

儿子打来电话，说小姑姑第二次住院手术时间竟长达十几个小时，可见病得不轻；还告诉我，说大姑姑也辞去了厂长的工作，现在到一个小公司打工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吃惊，几乎不敢相信一向视工作和

金钱如命的大姑姑竟然舍得辞去厂长的工作，别的不说，单从收入角度说可

要一落千丈了。我问儿子，可是因为小姑的病吓着大姑姑了，不然她怎么舍得辞职呀？儿子说是啊！

大姑的身体欠佳，也完全是因为累的，她每个月休息顶多一天，还每天工作到深夜，生了一场病后让她开始紧张了，现在不做厂长了，每天上班8小时，周末双休。

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我的嫂嫂，她活着的最大梦想似乎就是要为儿子盖几间楼房，为此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对待自己、亲人、朋友都刻薄吝啬到了残忍的地步，以至于她身边所有的人跟她的关系都不好，而她即使身体不适也从不上医院。后来她真的把房子

呼“大姐”，还真是头一遭！

我觉得有点别扭，不过稍稍一想，也就释然了，估且就把这

声称呼当作这位老人对我的信任和尊

重吧。于是，我指着前方几百米处那

幢白色的大楼对他说：“看到了吗？那

幢房子就是市政府了。你从前面这个小区穿过去，路对面就到了。”他

一脸惊喜：“哦，好的。谢谢啊！”然后加快了脚步，按我指点的方向走去。

“扑棱棱”，不知从哪儿飞来七八只不知名的鸟儿，一身黑色的羽毛，翅膀上带着一圈白边儿，从我头上掠过，声势浩大地朝南边飞去了。

忽然觉得，这场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，仿佛曾几何时，我也这样在路边站过，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，安闲地看着路上的车水马龙、人

来人往。生活把它最本真和鲜活的一面，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的眼前。烟火人间，本就是如此平凡和自然啊！可是，究竟是什么时候，我曾像此时这样站过呢？我有多长时间，没有好好看看周围的这个世界了呢？我甩甩脑袋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8点半，车子准时在我面前停下，载着我

和我的同事们，汇入滚滚车流，向我们的目的地奔去。

盖好了，可她以为生活可以轻松一些的时候，却查出癌症晚期。临终虽然她什么也没有说，但她对待所有亲人朋友那种从未有过的友善态度说明了一切，而她所造的房子，她的儿子并不住，因为他有自己的梦想，远走高飞了，留下满是尘埃的空屋。

记得余秋雨先生有本书的书名叫《我等不到了》，其实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等不到的，或者等到了，却没有了当初所期盼的意义了。这么说似乎很悲观，可生活就是如此。

在我的朋友当中，有一些是中年单身的。我常劝她们，趁年轻再找个伴吧。可她们总对我说，现在没功夫找啊，等孩子上了重点中学、上了大学再找，现在就熬吧。我总是会想，数年后孩子真的就考上理想的大学了吗？孩子真的希望并感激父母为他这样付出吗？将来老了想找，就找得到理想的伴侣吗？

我有个同事没日没夜工作，所有的休息时间她都用来打多份零工，她总说，等我还完了房贷就不这么辛苦了……去年她举着要买房子，她老公也拦不住，结果今年就发现降了几万元，而她为了还房贷，又把买来的房子租出去了，说要租到还完房贷并有钱装修为止。有时候我也想说，等我买好了房子就不愁了，可我知道这话其实也是骗自己的，现在有现在的快乐，未来有未来的忧愁，二者是不可互换的。即使是打好了如意算盘、以为万无一失的事情，结果也有可能完全不一样。就算我们的心总是愿意等，生活却不一定总是给我们很多机会。

所以，从今天就开始过有质量的生活吧。即便没有房子车子，也依然要穿漂亮的衣服、吃喜欢的饭菜，即便没挣到很多钱，也要锻炼并保养身体，即便没有退休，也要抽时间出去旅游，即便再忙，也要常回家看看，即便孩子不上大学，也不要孤零零地生活，即便儿孙不成家，也要为自己而生活……

